

萧 军 全 集

第十一卷·散文



目 录

1. 儒……(酡颜三郎)	1
2. 端阳节(酡颜三郎)	4
3. 鞭痕(酡颜三郎)	8
4. 汽笛声中(酡颜三郎)	11
5. 废墟里的黑甜(酡颜三郎)	14
6. 故巢的云(三郎)	17
7. 一勺之水(三郎)	23
8. 杀鱼(三郎)	24
9. 读书漫记(三郎)	29
10. 药(三郎)	31
11. 绿叶的故事(三郎)	34
12. 一封公开的信——致爱好文艺及青年文艺工作者(三郎)	39
13. 一天杂碎(三郎)	40
14. 《跋涉》书后	43
15. 一个雨天(田倪)	44
16. 一九三四年后全满洲文学上的进路?(田倪)	48
17. 漫记(三郎)	50
18. 女人(三郎)	58
19. 给朋友们(三郎)	60
20. 期待?(田倪)	62
21. 好美丽的地方(刘军)	69



22. 消息(刘军)	70
23. 为了活(三郎)	72
24. 一只小羊	74
25. 大连丸上(田军)	79
26. 十月(田军)	83
27. 期待着(田军)	88
28. 奴隶社(小启)	90
29. 《羊》后记	91
30. “死魂灵”	92
31. 我研究着	95
32. 小启	98
33. 《八月的乡村》再版感言(田军)	99
34. 广田君	101
35. 《绿叶的故事》序	104
36. 《江上》序	106
37. 初夜	108
38. 随感三则	113
39. 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田军)	115
40. 病中的礼物(田军)	119
41. 水灵山岛	122
42. 未完成的构图	131
43. 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	140
44. 十月十五日	143
45. 本刊献词	146
46. 让他自己……	147
47. 《誓言》及其作者(田军)	158
48. 逃(田军)	160
49. 致郭沫若君——关于“不灭的光辉”	163
50. 邻居	165
51. 《第三代》前记	178
52. 《十月十五日》前记	179



53. 未能免俗	185
54. 《涓涓》前言	186
55. “和平解决”(田军)	190
56. 上海三日记	193
57. “不是战胜,即是灭亡”(田军)	204
58. 周年祭	206
59. “不同”的献祭	208
60. 《鲁迅先生纪念集》后记	211
61. 王研石(公敢)君——闻两月前申报驻津记者王研石(公敢)君 被日宪兵捕杀	213
62. 谁该入“拔舌地狱”?	218
63. 关于武汉的“文艺组织”	223
64. 从“重赏之下必有……”说起	225
65. “清血”工作(田军)	229
66. 两种教育的结果	232
67. 《不够朋友》论(海交)	235
68. 踏过去	236
69. 《中国的泰戈尔》(半幕剧)(阮七郎)	238
70. 他们等待我去复仇	240
71. 做买卖	244
72. 应该怎样准备我们自己	246
73. 兰州杂碎四章	251
74. 鲁迅全集预约感	255
75. 抓住题目做文章	257
76. 告别	260
77. 略论:“形式”加“主义”	263
78. 鲁迅先生给中国新兴文学、木刻工作者的路	265
79. 中国的“报告文学”和《秘密的中国》	271
80. 论:“咳!我能做什么呢?”	274
81. 关于《血祭》(编者)	276
82. 孩子问题的偶然提起	277



83. 第几个“九一八”了？	280
84. 废物利用一解	282
85. “小名人”之流	285
86. 牠也工作过了	287
87. 卖……文……者……言	288
88. “阴阳脸”者流	293
89. 不走正路文集	294
90. 两个剧本=一个主题	312
91. 第三次看——夏伯阳	314
92. 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征文启事(编者)	316
93. 《侧面》前记	317
94. “寇急矣”！(编者)	325
95. “人身攻击”和“自我批判”半解(编者)	326
96. 两个回答——给“争气”女士及“志农”先生关雷马屏峨“事件” (编者)	327
97. 《侧面》事件——复一个有良心而又“爱直爽”的读者	330
98. 第四个故事	333
99. 编者的“呼号”	337
100. 一枚镍币	339
101. 全应该有一个界说	344
102. 奴隶和奴才——文启蛰：《信》序言	346
103. 大事件里的小事件(呜咽)	347
104. 各有各的作风(阮七郎)	350
105. 奴隶文学和奴才文学	354
106. 鲁迅杂文中的“典型人物”	359
107. 有小刀一把斋语三则	361
108. 杀鼠	363
109. 偏见，伟大作品	365
110. 老年和青年	367
111. 谁累赘了谁？	369
112. 文章，作家	371



113.《高尔基三周年纪念成都文化界宣言》	373
114. 高尔基三周忌献言	375
115. 高尔基纪念会鳞鳞爪爪	376
116. 结构能力	379
117. 有何脸面相见？——兼致日本真正为正义和真理而战的 作家	380
118.《侧面》前记	382
119. 小忆兰州	383
120. 给“工人岗位”作者们	385
121. 从日本说到中国再说到“中国是愿意进步的么？”	386
122. 王礼锡	392
123. 请：伸出您的手……	394
124. 谈：意见，批评，加“公正”	396
125. 批评的精神，态度，能力	397
126. 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献言	402
127. 遵循着他们的指示……	410
128. 从此……从此……	411
129. 文坛春秋录	413
130. 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	420
131. 说起	422
132. 我的态度	424
133.《七月》与胡风	426
134. 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	428
135. 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要纪	434
136. 再“说起”	436
137. 说“吉利话”	442
138. 补白五条	443
139. 延安鲁迅研究会启事	444
140. 延安鲁迅研究会通知	445
141. 延安鲁迅研究会聘书	446
142. 延安鲁迅研究会第一次工作商讨座谈会摘记	447



143. 拟创办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要记	448
144. 又“说起”	449
145. 第八次文艺月会座谈拾零	453
146. 棲迟录二章	456
147. 艺术家的勇气	459
148. 时代——鲁迅——时代	462
149. 《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萧军执笔)	475
150. 三月间	483
151. 为“九·一八”周年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兼寄各地文 艺工作者	485
152. 两本书的“前记”(一)	487
153. 两本书的“前记”(二)	489
154. 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	492
155. 致上海许广平先生鑑	495
156. 敬致: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496
157. 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编者)	498
158. 散步集	500
159. 也算试笔	503
160. 补“空子”等三篇	505
161. 《铸剑》篇一解——鲁迅先生历史小说之一	509
162. 《铸剑》篇的史料又一出处	516
163. 论“终身大事”	518
164. 作家面前的“坑”	522
165. “胜利”以后怎样呢?	524
166. 论文武之道	526
167. 续论“终身大事”	529
168. 论同志之“爱”与“耐”	534
169. 还愿意学下去——给世协壁报补白	538
170. 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	539
171. 工人与文化——为五一纪念	541



172. 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	543
173. 杂文还废不得说	547
174. 零落	554
175. 献词——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一年修业期满	555
176. “大家捧柴火焰高”	557
177. 棲迟录三篇	560
178. 承继遗产论	563
179. 君道章——弹今吹古录	574
180. 大勇者的精神“要做到伟大,而不在装作伟大!” ——《悲多汶传》序言	580
181. 平剧本《鹿台恨》后记	586
182. 杂抄偶得二则	588



懦……

酡颜三郎

……只写了这一个字——懦——便再也不能写些什么了。直僵的笔管，握在手指逢里，只是不住的颤动。我的手，我的臂，我的一切……，真就不属于我了么？怎么，忠实的鼻孔啊！你怎还赠把我支酸溜溜的利箭刺穿我韧厚的泪囊，一滴、两滴、三……四……，终于屈服我的一张脸，紧藏入我两肘的曲屈之内。

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我的现在，因为什么竟把人世给我以廿年的所谓宝贵的光阴！整个而毫无吝惜掷入那不明白的窟里。为什么来跑入这樊笼、囚狱、受强盗式的压迫，使我去作未来炮弹的实验品！宰人的屠夫啊！救国！为人类作革命的先锋啊！这样骗人的老调调，三尺高的小弟弟们，全要拍着手儿笑嘻嘻地不信了。试扯开大家夥的心房，最终最终一幕看：

升官、发财、洋楼、汽车、妻——妾……

欲之魔王啊！早振起最大双翼，慢吞吞煽着希望的火焰，歌起胜利的歌来了。

“希望吧！希望吧！希望你们的胜利！”

抛弃了你们羞耻！

尽量折叠你们的肢体，折叠到不能再被折叠的时机。

尽量，尽量，摧灭你们的性灵。

泯灭了应走的历程，

好完成你们的胜利……好使奴性蠢牛们歌颂你成功么？”

我想，我任什么也不想了。啊！大约是在一个晚上太阳将归去的时候，淡淡的斜阳返照里，几双归鸦错落的飞来，呀呀的也似为那“春之暮”呕着祝歌，人们蠕动了。



我的晚饭后，向例是藏在死气沉沉的长大宿舍里；也有时，到天井中高兴和人家踢几脚皮球子；或是徘徊在院中一侧，半青的草地上。那天，却是例外的一次郊外逛——命令的——我自然和很乐意随着人家跑一趟。谁知一付“残的遗骸”发见，给我以凄默的遗痕竟至现在哟！

零余未断炊烟盘绕的几处小村子，或远或近，安静静地缀点在那漫茫的大野上。不知姓名的一片荒坟里，已充满蠕动的灰衣人们。

我踱入一族最密的人围子里。

——喊。他还是个老兵油子呢……你们看：这不是臂章么——

听一个同学的说时，周围的大家夥——我也在内——全把箭般一条条视线，集射到地上一块污旧的黑布卷束着——

——看看是哪个部队的？

——谁知道呵！看看吧“五十四团……军士……周……应歧”——噯呀！还是个军士呢！可是怎死的呢？

人们谁也不能答复了，全沉着在想发见一些确实的征凭，好来解这暂有小的疑团，眼睛全光炯炯的各处瞧。

——大约是吊死的！

——不！不像！

——被人害的么？

——更不像了。你看，那一只破傻鞋——这里又一只！——……破帽子……碎棉絮？裤腰带……，左一块右一块活似狗吃的……不然就是“狼”……。

人们听到说的似乎近情理了，可是仍在静默默的围绕着这块——碎絮破鞋……零乱的地上，每个人的心房里或许也暂泛些异样波纹吧？

“你们快看玩意去吧！”

人们的神经迷荡着，全被这跑来的小同学一声唤醒了，于是又全跑到一个另一群的人围子，拥挤着探入了脖颈，睁足了双睛。噯！

很清楚的哟！摆在地上了原来是污血模糊几根残骨一颗野狗吃剩的人头骷髅哟！……

归来我只迷惘的想呵！这便是人生的归宿么？他——无名死者——是否生前也是个胜利的希望者？！他也许曾抱过伟大的志愿，或是受过社会的欺凌，为境遇所逼的冤鬼。当他在弹雨硝烟白刃相交的阵前地，他决不会想到他的头颅，会作此时野狗的餐料吧！能这样



的平凡便结束了么？如果他是个凶狠的残毒的无恶不作所谓我国过渡的军人他把掠夺来的东西变作洋楼……汽车……他也决不能这样把他的臭骨头任抛在大野了，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任他头颅作野狗的吞剥哟！他是懦么……？

欲之魔王麾下的人们谁不是懦者？

一阵钻心刺耳的铜喇叭声，来说给我又是点名时候了。一日的幕又告终了又该酣睡了。

暖！懦哟！

一八. 六. 福陵之西

（载民国十八年五月《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端 阳 节

酡颜三郎

眨眼的端午节，又是一个来到。我常感到城市的过节，无论怎样兴奋，热闹，总脱不掉呆板死气沉沉的背影。也许因为我是乡村产出来的孩子，所以老在依恋着乡村，尤其是有山有小河有细嫩柳条塘可玩的我们故乡。每逢年节关头，更要使我回忆，狠命搜求，由故乡失去童年的快乐与悲哀！

我有生的廿二年，不晓得什么是母亲的爱，也从不曾见过什么是母亲。但是每逢家中人们去上坟，我的姐姐或是五姑，总要使我在阴森之树木围绕广大坟地之外，另一个独独大土丘畔，多叩几个有响的头。她们还指给我说：

“环！这就是你母亲的坟，你母亲便在这土堆里埋着……记住，将来你有发迹的一日……不枉……你苦命的母亲……留下你这块肉！”

她们呜咽着，将一些粗糙的黄纸，和金箔纸叠成的小元宝，一齐烧起，坐到地上张开嘴便放声哭起来，还‘苦命……黄连！’絮叨数念。噯！那时我不知要怎的好，只向着她们发呆。忽然自己的小鼻洞，也酸溜溜一阵，接续一颗……两颗……黄豆般的泪珠滚下来，结果她们反又不哭了，却来哄我了。大家伙笑嘻嘻的归来。祖母在家里必要预备些较好吃的食物，等待着我们。那时我知道了，我只知这母亲是睡在叩响头的大土丘里。

啊！母亲的死！是怎死的呢？我不忍说了……噯！我怎又能不说哟！

母亲和父亲，全是二十七岁结的婚。母亲是续弦。母亲是个满洲人。她的父亲在有清时作过一任小提督官，后来家境零替了，一家人



偏又死得只余下母亲一个孤另的弱女，便寄居在 A 城她姨母家中。

我们家里那时距 A 城还有九十里路的途程，因为父亲那时恰在 A 城经商。不知那位冰人撮合这段孽缘，使这空灵的大野，又多添一层黯雾。

父亲和母亲，结婚不到二年，便生了一个现在的我。有一次父亲要赴 A 城——此时在故乡居——次晨必须起五更做饭。本来夫妇两个，平素很合得来，父亲的命令，母亲总是不违拗的，这次自然也不是例外。父亲脾气虽是暴躁，母亲总是温和的顺受。母亲一切农家操作……家中人也有能做得来的……喂！谁知就在这一个平凡的晨起呀！她竟抛弃她的丈夫，六月未满的孤儿，世间的一切……与世长辞了——写到这里我的一颗心一颗头颅已翻腾在沸烈的油锅里！

是在个腊月天气哟！我们东省真可说“滴水成冰”的时期，乡村的屋子又很少生有煤炉子的。母亲夜来因为我的啼哭，晨起疲乏极了，不知怎就睡去，怎就误却起五更做饭的任务。父亲怒了，喊着母亲：

“还不起来吗，浑透了，昨夜再三说给你……真浑透了”他睁着怒狠狠的双眸，望着母亲。

“……”

母亲被这阵劈头的数骂，加上夜来失眠的气闷，只凡是个血肉生成的人，谁不有些几个性呢，偏巧那时催命的我，哭得更加起劲，母亲轻拍了两掌，父亲以为母亲有意反抗他。

“啊！你倒有理了打孩子，好啊，我看你们妇道人家有多大能为。”

不容分说，提起一把革条鞭子，一手抓紧母亲的头发，便那样乒乒乓乓打了个“不亦乐乎”，这是中国男子的权威，直到母亲哭、喊不能了。此时东院的人们也全赶至，踢开闩着的门，姐姐和五姑好歹把疯魔虎般的父亲，拥出门外走了。喂！此时苦命的母亲！已如一只……卧在地上，身上仅着的睡衣，撕扯得一条一块，已不能遮体了。五姑们把她安置炕上，姐姐此时却忙的抱起我来……奇怪，据说那时我一声也不哭，两只小眼睛，只是怔怔的发呆，这早晨一幕惨剧宣告闭幕。

烈烈北风，挟着些渺小的雪花，空中狂舞着。下村男女老幼于一个下午，全在张望一条弄内，一家粉壁墙悬着好些黄钱纸的门首，交头接耳的咕哝着。死丧的鼓乐声惨惨恻恻，急急徐徐，除却石铁刻铸的人，他靡有耳膜可震动其余呀！……这满蕴人世的悲铃，冤魂的呼喊，真就不能钻透伊们心孔啊！我真要为宇宙而呼屈！何不永久永久混沌着！



母亲死去了，这是她被父亲毒打后的次日一个下午，也是开始抛弃她六月未滿的孤儿，于今竟能在人世上挣扎了廿余年的我。一个下午啊！母亲哪！你不要瞑目哇！把你在人世上未受尽的苦与悲，全量负在你这孤儿的背上吧！

母亲死法我不知道，委实不敢知道，我也真希望是不知道的好，这样片段有人说给我，我已经够十足享受了。

如今每次归到故乡，村中婶子嫂子甚至侄妇们，全不客气的待我。因为她们的乳头，几乎全被我吃遍了的。母亲死后，我每见着梳“旗装头”的妇人或闺女，便哭着扑着求其抱我，这些全是失掉母亲的孩儿，自然的表现。祖母，五姑，姐姐，时常说给我，所以这样的瘢痕，永久不会磨灭的。

四岁时候，我的乳母，听说还在我们家里抚育着我，后来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婆家和娘家，硬逼她改嫁到一个很远的去处。她的婆家和娘家，因为分卖她的钱未匀，还起了一场讼事，每家结果倒赔上两顷地。噯！说一句佛话吧！这也算小的因果律报应么？

她去后我竟害了一场几乎未死了的病。她临行前两天，听说竟一顿饭也未曾吃，整日把我抱在她的怀里，摩弄着我齐眉的短发，唤着我的小名儿说：

“环哪！娘俩个还有再见的一天么？你长成之后你……你这……苦命的乳娘……你……你还……”她已经是呜咽得不能成声了。每次她洒下的泪珠，总能润湿我的短发，我也如一只小鸡儿眼睛眨呀眨的，动也不动卧倒她的怀里。噯！天哪！我……我真不敢回忆了。

她由我们家里走的时候，我正在午睡，醒来后，我哭得几乎闭过呼吸去，不知多少次跑出门外，要去追。终于被五姑们百般的哄着。但是她们的效力是有限的，结果仍是哭喊着要找乳妈去。这样直闹了一个多月，才算有些淡然置下。只这一个月中啊！祖母，五姑，姐姐，不知赔掉几许眼泪，心作几瓣破碎哟！姐姐告诉我，乳妈临行最后的时候，还嘴唇凑着嘴唇，吻我睡着的污脸，满心十二分要唤醒了我，又怕纠缠着不能走，加上接她的人狠命催走，她长吁一口气禁不住的满眼泪珠，流下啍啍，哭上了驴背，直到村西的树影遮断她视线，才看不见凄惻回首的脸哪！

我相信惟有真苦命人，真畸零人，才真的能相怜，其余么我有些怀疑。如今我每逢听到先与失掉母亲的小羊，呢呢的哀叫，唉！不知怎的哟！心灵深处，便如穿透几多只带有电源的利箭。



生命分昼又示给我了——端午节——无母亲的孤儿，也配过在上么？噫…………上帝我感谢你的格外厚惠呀？

看见街上跑的小弟弟们穿着新的衣服和鞋袜——污破也行——拿着些不知名的野蒿，额上画着大的黄十字儿，跳着，叫着，用他们的全能，去从事他们快乐领域的开拓。但是每逢我们——穿灰色衣的——经过，他们便鼓着小嘴，怀疑的瞧着我们。小弟弟们不要怀疑吧！这些全是你们的好前影啊！我的祖母，也曾给我穿过新的衣服在今天，五姑特制成五彩丝线的蝴蝶兜肚，也穿上，姐姐紮给我的小麻苕帚，挂在胸脯上，我也是跳着叫着，同我的一些小友，用我们的全能，开拓快乐领土的男士啊！噯！于今……

祖母坟头的小树已经生成了，五姑，姐姐，她们已经每人有了两三个自己的儿女，这天涯的孤鸿，有谁能再来一念及到……

一八. 端午节前一日福陵之西

（载民国十八年六月《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鞭 痕

酡颜三郎

“如今我才的确觉悟了，我们是在讨可怜虫的生活，尤其是可怜虫中的可怜虫呵！”

沙漠上的途程，还有几多呢？沙漠外又是什么什么地带呢？不断的旅客们，谁携着地图和北针，拿出来，不要吝啬，咱们大家同稍稍……”

晚风拂动了原野的绿草，未装羁勒一群群的牧马，全按着牧者手中长鞭的挥动的方向而归来。西山的红霞也淡了，只余下迷惘的人儿啊！还在怅望。

“飞，又呆想什么呢？开饭未？”

F君是飞三年相交的老友，也可说他们互相间是灵魂上唯一相慰的伴侣。

“晚饭吃过了，你们呢？”

“也吃过了。”

各人便在绿草铺成的一带土堤上，缓缓坐下。他们每日晚饭后，仅能趁这暂有的空间——一小时——随便谈谈。

“范——飞的妻——有信么？”F君问。

“她——她前些日子有封信来。”

“宜兄呢？”

“呵！宜兄……”

飞，有些沉吟的想了，用手中拾得的小石子，任意地在地上划。

我正想写信寄他，因为两日来很苦闷，怕有不好的话，写出来又要使他替我烦恼。



“你，近些日子的心情又在变态了吧！”F君微笑而怀疑地瞄着飞，侧面半垂的脸。

“变态……变态是什么！左不过是一样生活着，我想……”

F君炯而大的双眸，立地罩上了一层沉郁的暗网，注视飞手中在地上乱划的石子。

“我想——我把所有认识我的朋友，你——F君——你也在内，全宣布一纸简明的绝交书。并乞求把□□□三个字，由你们脑袋深处，或浅层，整个而毫不缺碎的掘出来，永久永久不要一些纤微的迹儿留着，去烦扰你们，我便幸福了。便如挺立在北冰洋水凝的山峰极处，永久的睡去，挺立着睡去，再不希望有些温的血滴，滴落人间任什么上。更不希冀复苏的两颗，悲悯的薰风来临到我！”

他们全沉寂了，仰视着蔚蓝的天空冷冷的。

“你要自杀么？飞！”

“凭什么我自杀！”

“要不……你要离去人群而生活么？”

……飞，斜细的长眉展了展，微的一笑，仍在仰视着天空。天空——弯弯的一钩细月，月尾巴辍着一颗较明的星，全是淡白白的。

“无怪维兄、宜兄们常说给我，要注意你心理的变态。飞，我们要奋斗啊！要负开拓人类幸福领域的勇士责任哪！使我们炳朗灵魂的寿命，与空间而共存在着。飞，不要颓唐，要知人是不能离去人类而生活的。盲目任着感情拖着而奔驰，危险哪！”飞，默着。F君，也默着。晴的天空，渐有些黑云徐徐泛起！

“你为谁而生活？F！”

“唔……为我自己。”

“你为你生活着。我——他——一切……全为自己而生活着，谁是勇士，谁是谁的开拓者，自私自利，人要骂为可鄙的，是的，的确是。请把你血丝绕成的心颗，掷在十字街头，看谁来赠你一握葬土！F兄！人类的丑恶把戏，我的确觉悟了。来！灵魂国里不会有残杀的，来，各自走吧！”

F君，满期用他堂大的论调，扑灭他小友苦闷的狂飙，谁知竟不然了。

“你——你说的话与真理不合吧！”

“真理！我想通了自己，便是背了真理，我自己有我的真理，任谁恐怕也有任谁的真理。其余么！……我怀疑！”